

院士世家

钱
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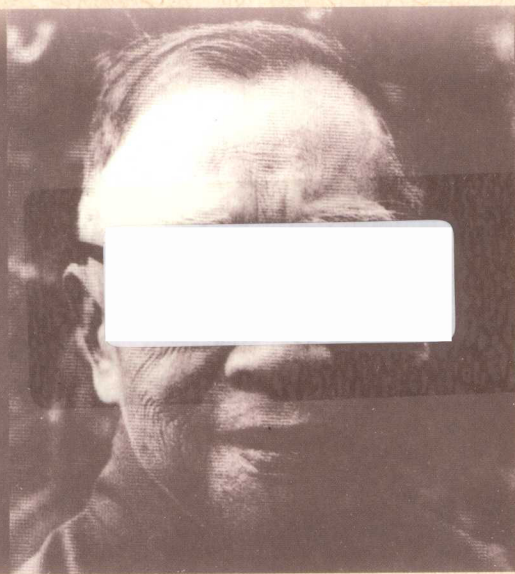
钱
伟长

钱
穆

苏克勤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钱伟长 钱穆之侄，中国科学院院士，
物理学家

钱穆 “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

钱易 钱穆之女，中国工程院院士，
环境工程学家

学院世家

钱
穆

钱
伟长

钱
易

苏克勤 著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院士世家——钱穆·钱伟长·钱易 / 苏克勤著. --
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349-6787-0

I. ①院… II. ①苏… III. ①钱穆(1895~1990) -
生平事迹②钱伟长(1912~2010) - 生平事迹③钱易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81②K826.11③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3808号

院士世家——钱穆·钱伟长·钱易

策划编辑	冯俊杰
责任编辑	杨 莉 冯俊杰
责任校对	樊晓辉
书籍设计	赵 钧
责任印制	张 巍

出版发行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 编	450002
电 话	(0371) 65737028 65788686
网 址	www.hnstp.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 / 16
字 数	248千字
印 张	14 彩插 4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出版社负责调换。

出版前言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可见世家是为特定的一类人立传的一种体裁。从《史记》中三十世家的具体篇目来看，绝大部分是诸侯的传记，但有一篇是孔老夫子的传记，叫《孔子世家》。考虑到《史记》撰写的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能将孔子提到与诸侯并列的地位，把文化人抬举得这么高，这无疑反映了大史学家的卓识。至于世家的本义，研究者谓“开国承家，世代相续”；后来又指门第高，世出达官显宦之家；现在也称以某种专长世代相承的家族为世家。

现代社会中，院士处在科学和技术的金字塔尖上，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肯定称得上高级文化人。我们为何不能效仿古人，用“世家”这一体裁为之立传呢？顾及“世家”的本义和衍义，我们把院士选出之家作为立传对象，也就是说，这套书不是记载单个院士的，而是以家为单元，记载这个家诞生的两个或多个院士。此即“院士世家”名称的来由。本着立足现实、尊重历史的原则，本套丛书遴选的对象既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首批中央研究院院士，也包括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海峡对岸的院士。

我国从首批院士选出至今不到七十年，在这短短的六十多年里，一家竟然出现了两三个院士，有的父子（女）相继，有的叔侄递承，有的兄弟（妹）同膺，有的夫妻俱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关注和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本套书旨在

通过介绍一家数个院士的成长、成才、成功历程，来揭示高级人才成长的家庭乃至家族文化因素。

鲁迅先生有语：读书人家的子弟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会玩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家庭氛围、社会环境对人的成长影响很大。父子兄弟递相熏陶，便形成家庭或家族在行业习尚和道德规范等方面的独特风貌：或兽心禽行，不齿于乡里；或谋国利民，成一代师表。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实，社会的真实。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纵观院士家族，崇文重教，诗书传家，一心向学，厚基培优，当是共同特点。像钱穆家族宁可暂时受穷也要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的坚定信念，冯友兰家族要求辈辈出秀才的传统，杨廷宝家族教育子女要有一技之长，要志在四方，守在家啃吃坐穿最没出息，这些都给人深刻印象。

一个家庭（族）是需要楷模的，推而广之，国家和社会亦需要楷模。如果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人们得以了解院士世家，认识到家庭教育和文化氛围的重要，神州大地，见贤思齐，岂不喜哉？尤其是在大力实施科教兴国的今天，倘使家家重视教育，人人都爱读书，形成万马奔腾、个个争先的局面，这时，千里马的出现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是为出版前言，亦称编辑心语。不当之处，请大方之家予以教正。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二〇一四年元月

目 录

绪言 《武肃王遗训》与七房桥钱家	(1)
1. 钱镠与《武肃王遗训》	(2)
2. 七房桥钱氏家族	(8)

一代国学大师——钱穆	(1)
1. 少年时代	(1)
2. 读书果育	(6)
3. 中学时代	(12)
4. 乡教十年	(19)
5. 执教集美	(24)
6. 无锡三师	(26)
7. 任教苏中	(30)
8. 受聘燕大	(36)
9. 转教北大	(40)
10. 转徙西南	(49)
11. 五华书院	(64)
12. 执教江南	(68)
13. 创办新亚	(74)
14. 续缘香江	(84)
15. 讲学美国	(92)

目 录

16. 定居台岛	(95)
17. 迁居风波	(109)
18. 魂归故土	(110)

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钱伟长

1. 多难少年	(122)
2. 读书苏中	(126)
3. 水木清华	(130)
4. 留学北美	(145)
5. 迎接解放	(154)
6. 并誉三钱	(158)
7. 遭受打击	(163)
8. 逆境报国	(169)
9. 执掌上大	(175)
10. 老骥伏枥	(179)
11. 赤子之心	(185)

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

1. 少年时代	(191)
2. 大学生活	(195)
3. 奋发搏击	(198)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207)
-----	-------

一代国学大师——钱穆

无锡七房桥的钱氏家族中名人众多，近百年来先后出了三位院士，以钱穆年长，成名最早，且又在国内外声名最著，故也有人称之为无锡钱穆家族。钱穆以其国学尤其是史学成就，于1968年被台北的“中央研究院”评为人文组院士。

下面我们就来叙述钱穆的生平事迹及其学术成就和影响。



钱穆

1. 少年时代

清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1895年7月30日），正是江南的酷暑季节，一个新生男婴的哭声从江苏无锡延祥乡七房桥村的钱承沛家中传出，这个男婴便是后来被学术界誉为“一代儒宗”“当代朱子”和“中国现代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的钱穆。

钱穆出生后，秀才出身的父亲钱承沛对他寄予了厚望。对于自己刚出生时的情形，钱穆晚年在《八十忆双亲》中曾回忆说：“余之生，哭三日夜不休。先父抱之绕室，噢咻连声。语先母曰：‘此儿当是命贵，误生吾家耳。’”钱穆此言

乃是稍长时听母亲及家族长辈人所言，但“哭三日夜不休”也仿佛向世界宣告他的与众不同，同时也给日渐破落的钱家带来了希望和安慰。

清光绪二十年是旧历甲午年（1894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充满阴霾的灰色之年，因为这一年中日之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甲午战争。第二年，战败了的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

钱穆出生后，父亲钱承沛为爱子起名曰恩臻，字宾四，乃是据《尚书·舜典》中的“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之意（钱穆在七房桥钱氏家族的同辈中排行第四）。至于钱穆一名，乃钱穆18岁时由长兄钱挚所起，后来钱穆皆以此名行世。

钱穆出生的七房桥钱氏家族，是一个五世同堂的大户人家，却甚是贫穷，钱穆的祖、父均是乡村塾师，平时以授徒为业，借以养家糊口。

七房桥钱家虽然并不富裕，却不失世代书香门风，子孙从小即受到家风熏陶，酷爱读书，因此在当地声望颇好，乡议甚佳。

钱穆的曾祖钱士哲，字绣屏，生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国学生出身，他育有七子，长子钱珏即钱穆的祖父。

钱珏，字鞠如，生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早年考中秀才。钱鞠如与乃父一样，自幼饱读诗书，但成年后却体弱多病，36岁那年即一病不起，去世时仅留下手抄的一套“五经”，书上还有他亲书的“手泽尚存”四字。除此以外，他还留给七房桥钱家一本大字木刻《史记》。这部《史记》，钱挚、钱穆兄弟从小都很爱读，钱挚去世之后，钱穆一直将这本书带在自己身边。钱穆虽然并未领教过祖父的耳提面命，但也得到过祖父的不少恩泽，并为祖父的苦学精神所感染。

钱珏育有二子四女，小女成年后远嫁上海，她便是钱穆的四姑；二子分别为钱承浚、钱承沛，而次子钱承沛便是钱挚、钱穆兄弟的父亲。

钱承沛，字汉章，号季臣，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16岁那年，钱承沛以案首（第一名）资格高中秀才，故在乡人口碑中有“神童”之誉。父亲去世时，钱承沛才两岁，他成年后也与乃父一样体弱多病，后来赴江宁（今南京）参加乡试时，竟连续三次都病倒于科场中。由于健康原因，钱承沛只得绝意仕途，自断功名之路，从此在乡里设馆授徒。儿子们相继出生后，他便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特别是对聪颖过人且又酷爱读书的次子钱穆，钱承沛更是视若玉阶宝树、室中芝兰。早在钱穆出生后，他即大喜过望，颇为自负地对人称：“我得一子，如人增田二百亩。”钱穆识字后，钱承沛对儿子又时常勉励有加，望子成龙

之心于此可见。

钱穆出生时，他上面已有一兄两姊。其兄长原名钱恩弟，后易名挚，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据“一鸣惊人”之典取字“声一”。钱挚在成年以后，又根据家中素书堂之名而取笔名“素书”。钱穆的长姐成年后嫁给在汉口经商的曾家，次姐未成年即不幸夭亡。

钱穆之后，母亲又生有三子，除一子早天外，余两子分别取名钱艺、钱文。大弟钱艺，据“六艺漱石”之意取字“漱六”，以诗词和书法见长，闻名乡里，成年后以教书为生。钱穆的小弟钱文，据“文起八代之衰”之意而取字“起八”，擅长小品文和笔记杂文诸体，成年后常以“别手”笔名发表文章。钱文成年后也以执教为业。

不幸的是，钱承沛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染上了重病，卧床不起，并于是年四月二十四日（5月17日）不治辞世，年仅40岁。这一年，他的长子钱挚才17岁，次子钱穆只有11岁，下面的两个小儿子则分别是6岁和3岁。钱承沛去世之前，还谆谆告诫钱穆兄弟说：“汝当好好读书，勿负我望！”

钱承沛过世后，妻子蔡氏独自承担起了养家糊口和抚养子女的双重责任。蔡氏与钱承沛同庚，也是书香门第出身，哥哥是个秀才，娘家住在距七房桥西北三里地的蔡师塘头村，16岁时与钱承沛结缡，婚后生有五男四女，其中长女和四个儿子长大成人。

蔡氏嫁到钱家后，孝敬公婆，教子有方，善持家务，因而颇得族人的褒议，被称为贤妻良母。钱穆16岁那年曾患伤寒，蔡氏衣不解带地守在儿子床前两月有余，终于使儿子恢复了健康。对此，钱穆后来在回忆中说：“先母护视余病，晨晚不离床侧，夜则和衣睡余身旁，溽暑不扇，目不交睫。”他还说：“余之再生，皆先母悉心护养之赐。”钱穆患病时，他家尚住在七房桥老宅中素书堂的东偏房，他后来还将台北外双溪的住所命名为“素书楼”，即是表达对母亲的怀念。

蔡氏不但知书达理，同时还是个刚强的女性。自丈夫去世后，虽然家庭生活日见窘迫，但她却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总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支撑。那时，她时常告诫年少的儿女们：“人穷志不短，一切都要靠自己！”钱承沛的早逝，使钱家失去了经济支柱，生活日渐拮据。族人得知后，纷纷为钱穆的兄长钱挚介绍苏州、无锡两地商店就业养家，蔡氏皆不同意，果决地回答：“先夫教读两

儿，用心甚至。今长儿学业未成，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氏家族保留几颗读书种子，不忍令其遽尔弃学！”蔡氏有这番远见卓识，才使得钱穆、钱穆兄弟得以继续学业，不致中途弃学。

当然，母亲在许多方面都对钱穆兄弟们的成长影响至深，这使钱穆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对于母亲的影响，钱穆晚年在回忆中写道：

及岁除，镇上各店铺派人四出收账，例先赴四乡，镇上又分区分家，认为最可靠者最后至。余家必在午夜后，亦有黎明始到者。例须手提灯笼，示除夕未过。先母必令先兄及余坐守，不愿闭门有拖欠。余兄及余往往竞夕不寐。但亦有竟不来者。先母曰：“家中有钱，可勿记账在心，家中无钱，岂不令我心上老记一账。”

1912年，钱穆开始了一生中的从教生涯，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愈来愈少。但他只要有机会，总是想方设法尽力侍奉母亲。1931年，钱穆应聘到北京大学时，就将母亲接到那里与自己同住，亲自奉养。翌年，其母却担心自己会因年老给儿子一家生活带来不便，于是就决定回到无锡。1935年，钱穆为庆祝母亲70寿诞回乡，在老家又侍奉母亲达三月之久。

1939年，钱穆担心母亲和一家人的安危，从香港返回后，即在朋友的介绍下租居于苏州新桥巷附近的耦园，并在此侍奉母亲年余。1940年秋，钱穆又赴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母亲蔡氏于1941年2月因病辞世。时抗战方殷，途行不便，钱穆自是不能回乡料理丧事，心中总觉愧对母亲。“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先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对于母亲“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守”这桩人生憾事，他常内疚于心，后来还在回忆中写道：

先母外和而内刚，其与人相处，施于人者必多，受于人者必少。即对其亲生子女，亦各皆然。常念古人以慈恩喻春晖，每于先母身边，获得深切之体会。即家中养一猫，养一鸡，先母对之，亦皆有一番慈意。自先母之卒，至今又逾三十二年以上。余之不肖，歉疚丛集。惟每一念及先母，其慈祥之神色，其周到之恩情，使余能歉疚渐消而重获新生。八十年来，非先母之精神护持，又乌得有今日，及今追述，固不能当先母平日为人之万一，然亦何

以竭此心所存之万一乎？亦窃愿掬此心以告当余世之同为孤儿者，庶能获此心之不孤，然亦何以报先父先母于地下。悠悠苍天，我悲何极。

钱穆是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大师，平生对魏晋时代的文章备为服膺，这倒不是他欣赏那个时代文人所有的狂放风度，而是为那个时代的深情所吸引，他对三国、西晋之交的李密所写的“乌鸟私情”推崇备至，其原因也在于此。他在《八十忆双亲》的前言中曾动情地写道：

余乃一孤儿，年十二，先父辞世，余尚童蒙无知。越三十六年，先母又弃养，余时年四十八，只身在成都，未能回籍亲视殓葬。国难方殷，亦未讣告交游，缺吊祭礼，仅闭门嗷泣深夜嚎啕而止。年七十一，值双亲百龄冥寿，余是年已辞新亚校务，患目疾，住院施手术。不久，即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任教，时思撰文，略述梗概，竟未果。今岁余年八十，明年，又值双亲一百十龄之冥寿。因乘余之诞辰，觅机赴梨山，沿横贯公路，自花莲返台北，途中滞留八日，住宿四处，草写此文。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回念前尘，感怆万端。自念我之生命，身体发肤皆传自父母。而今忽已耄老，精神衰退，志业无成。愧对当年双亲顾复教诲之恩，亦何以赎不肖之罪于万一。

为纪念母亲，钱穆将自己在赖家花园的“未学斋”易名为“思亲强学室”，以示不忘母亲生养之大恩。对此，钱穆在《怀念我的母亲》一文中又写道：“我既不能回家奔丧，若要讣告亲友以及学生们公开行礼吊祭，我又不能单人独力举办此丧事，须好多朋友帮忙，我也不愿如此麻烦人。遂衔哀在心，默默不作声，只自己单独一人在研究所外田野中散步，自晨到夕。深夜在卧室独自痛苦，稍申自己内心的悲痛。如是者盈月，别人尽疑我生活现象怪特，又不敢率直致问。”在致弟子杨联升的信中，钱穆又特有言曰：“穆幼年，先慈携余居无锡老宅素书堂之东边。前在成都，闻先慈噩耗，悬吾室曰‘思亲强学之室’，今又逾廿十七年矣。思亲之情，先后犹一，然精力已退，不敢再以‘强学’自居，名此楼曰‘素书’，亦聊志余思亲之意而已。”

2. 读书果育

钱穆7岁那年，父亲从荡口镇请来一华姓塾师来督教钱挚、钱穆两子。

钱穆入塾后，即在塾师教授下读《三字经》《百家姓》及“五经四书”等，每天读生字七八十个并能大体记住，以不凡的智慧受到了塾师的夸奖。钱穆不但读书认真，且博闻强记，过目不忘。在塾中读书时，钱穆、钱挚和另外两个同学共四人，钱穆是最受塾师喜爱的一个。钱承沛得悉后，也颇为自慰，并自得地对塾师说：“此儿或前生曾读书来。”

8岁那年，华姓塾师因病不能再来传教，钱承沛便学昔日孟母三迁之故事，携家迁到距七房桥不远的荡口镇安居下来，并又请来一个华姓塾师来督导两子。

少年时代的钱穆不但十分聪慧，而且还酷爱读书，因此甚得乡人的称评。华姓塾师在课堂上教授钱挚、钱穆兄弟《史概节要》《地球韵言》两书，钱穆尤喜《地球韵言》。课余之时，他更是喜欢阅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书，有时读书入了迷，竟连吃饭都忘了，他甚至能背出书中的不少章节。虽然如此，父亲对他们兄弟的要求依然很严。对于父亲，钱穆在《怀念我的父亲》一文中写道：

窃谓《论语》有所谓“文质彬彬”之君子，即如先父，庶堪当之。故谓先父乃一君子士绅则可，谓之乃一土劣则千万不相涉。谓先父乃一中国传统士人最后具体之一例则可，谓先父乃开前古未有之局，为适应时代当时一创造人物，则又大不可。……但先父可谓中国两千五百年来士传统之最后一代，继此后乃不见有所谓“士”。

……先父之得人尊敬，则日进而益深，愈远而弥殷，环居数十里间，士大夫读书人中，实无有更出其右者。益其得人尊敬，尤有超乎读书为学之上。

钱承沛在家教上对儿子们的循循善诱，以及他对子女因势利导的教诲，使早慧的钱穆在9岁时就领略到了。多年以后，钱穆在回忆中还写道：

先父每晚必到街口一鸦片馆。镇中有事，多在鸦片馆解决。一夕，杨四宝挈余同去，先父亦不禁。馆中鸦片铺三面环设，约可十许铺。一客忽言：“闻汝能背诵《三国演义》，信否？”余点首。又一客言：“今夕可一试否？”

余又点头。又一客言：“当由我命题。”因令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是夕，余以背诵兼表演，为诸葛亮，立一处；为张昭诸人，另立他处。背诵既毕，诸客竟向先父赞余，先父唯唯不答一辞。翌日之夕，杨四宝又挈余去，先父亦不禁。路过一桥，先父问：“识桥字否？”余点头曰：“识。”问：“桥字何旁？”答曰：“木字旁。”问：“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余答曰：“识，乃骄字。”先父又问：“骄字何义，知否？”余又点首曰：“知。”先父因挽余臂，轻声问曰：“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余闻言如闻震雷，俯首默不语。至馆中，诸客见余，言今夜当易新题。一客言：“今夕由我命题，试背诵诸葛亮骂死王朗。”诸客见余态怛怛不安，大异前夕，遂不相强。此后杨四宝遂亦不再邀余去鸦片馆，盖先父已预戒之矣。时余年方九岁。

对于父亲这番真切的教诲，钱穆后来又写道：“先父对我此一番教训，直至如今，已过了六十年，快近七十年，而当时情景，牢记在我心头，常忆不忘，恍如目前。”

由于身体等方面的原因，钱承沛早年就绝意仕途，将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所以平时对儿子们督导甚严。虽然如此，但他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却并非疾言厉色，而是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十数年过后，钱穆兄弟成年后均执教于杏坛，也都甚得乃父之真传。对此，钱穆还说，“先父母对子女，从无疾言厉色。子女偶有过失，转益温婉，冀自悔悟”，“似从不作正面教诲语，多作侧面启发语”。

父亲对钱穆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不仅表现在钱穆人格成长的轨迹上，而且还表现在钱穆读书方法等方面。8岁那年的一个晚上，早已躺在床上的钱穆，还有幸聆听了父亲对长兄的一番谆谆诱导。对于此次夜教，钱穆终生不忘，多年后他在回忆中还如是写道：

某一时期，先父令先兄读《国朝先正事略》诸书，讲湘军平洪杨事。某夜，值曾国荃军队攻破金陵，李成典、萧孚泗等先入城有功。先父因言，此处语中有隐讳。既为先兄讲述，因曰：“读书当知言外意。写一字，或有三字未写。写一句，或有三句未写。遇此等处，当运用自己聪明，始解读书。”余枕上窃听，喜而不寐。此后乃以枕上窃听为常。

父亲钱承沛可以说是钱穆最早的启蒙老师，正是由于父亲的殷切督教，钱穆后来才走上了一生治学的道路。

1904年，钱穆的父亲钱承沛正在荡口镇教书。适在此时，华鸿模拟将华氏祠堂里的华氏书院改为新式学堂，于是便征求钱承沛等人的意见。钱承沛得知华鸿模决意开办新式学堂——果育两等学堂，大为赞赏，于是也就决定让两子钱挚、钱穆兄弟到果育学校读书。

果育小学是一所新式私立小学，是在原有华氏书院的基础上改制而成，分高、初两级，故名果育两等小学堂。钱家兄弟入学后，钱挚入高级小学一年级，钱穆则入初级小学一年级。

无锡地处富庶的江南，且与开放大埠上海相距不远，素有“小上海”之称。受其影响，无锡在清末创办新式学校的浪潮中得风气之先，因此成了开办新式教育最兴盛的地方之一，并以创办侯实小学、东林小学和竞志女中而闻名全国，与江北的南通并称为我国开办新教育最著名的两个“模范教育县”。位于荡口镇的私立果育小学，便是在此形势下由该镇乡贤华鸿模等人创办，也是无锡最早开办的新式学堂之一。

华鸿模，字子随，又字子才，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无锡荡口镇人，世家出身，在当地声望卓著。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33岁的华鸿模乡试中举，但此后却并未再热衷科举仕途，而是在荡口镇以经营酿造业为生，事业扩大后又到无锡县城开办粮栈。晚年，华鸿模在华氏老义庄的基础上创办华氏新义庄，并在华氏私塾的基础上开办果育书院，教授华氏子弟，造福乡梓。1904年4月18日，他又将果育书院改为果育两等新式学堂，又名私立果育学堂。1956年4月，钱穆在香港撰写《华君绎之家传》时，对这位乡贤曾有高度评价，并盛赞华鸿模“雄于财，而乐善好施，得一乡爱戴”。

在果育学校读书期间，钱穆不但学到了新知识，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受几位新潮老师的影响，特别是具有民主新思想的钱伯圭先生，对其影响尤大。

钱伯圭，名秉瓚，以字行世，是七房桥钱家的同族近支，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鸿声里人，果育学校创办人华鸿模的外甥。钱伯圭思想激进，同情革命，是个向往新潮的革命党人。1902年11月，钱伯圭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时深受该校教师蔡元培的影响，曾与黄炎培等同学因参加学潮而被校方开除。从上海

退学后，钱伯圭一度赴长沙在私立影珠学堂教授西算。1904年2月，他与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密谋在是年农历十月初十举行反清武装起义，后因计划泄露未果，钱伯圭被迫回到无锡老家，适逢舅舅华鸿模创办果育小学，便到该校教授体育等课。钱穆到果育小学不久，便喜欢上了这位具有新思想的年轻老师。

有一天，钱伯圭听说钱穆小小年龄就爱读《三国演义》等书，于是就拉着他的手说：“《三国演义》开篇便讲‘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和‘一治一乱’，这就导致中国走上了错路，但欧洲的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所以中国应该学习他们。”

伯圭师的话给年幼的钱穆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多年后他在回忆中还特别说道：

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多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伯圭师还问钱穆道：“你知道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钱穆虽然回答“不知”，但回家后却询问父亲，父亲正色说：“我们的皇帝不是汉人，而是满人。”

钱伯圭的中西文化优劣论和民族革命思想对少年时代的钱穆可以说是一次极重要的启蒙，并深深地影响了钱穆一生的思想走向和治学之路，这两个话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促使他不断思考问题的答案，特别是他在晚年时所提出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这一命题，就是力图给这两个话题做出合理的阐释。而更有趣的是，钱穆与乃兄钱挚曾受教于钱伯圭，钱伯圭的两个儿子钱令希、钱临照后来又都受教于钱穆，多年以后他们都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无锡有古迹泰伯庙和鸿隐堂，两处名迹距鸿声里都很近，分别是当地人为纪念勾吴国开国者泰伯、仲雍兄弟和东汉名士梁鸿、孟光夫妇所建。此外，这里还有泰伯墓和梁鸿墓等。泰伯庙位于梅村，而鸿隐堂则在鸿声里。

钱挚、钱穆兄弟早年都喜欢来这些地方，他们的子侄辈后来还曾多次到泰伯庙、鸿隐堂游览，并留下很深的印象。

钱穆在果育小学读书期间，除钱伯圭先生对他有重大影响外，另外还有几位老师也对他影响很大，他们分别是：华倩朔、华紫翔、顾子重、华山等。

华倩朔名振，字树田，家住荡口镇黄石街，后因私慕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字曼倩）而易号倩朔。华树田是果育小学创办人华鸿模的同族，早年曾游学日本，就读于日本的庆应大学，在果育小学教授音乐、国文等课。华倩朔风姿美仪，平易近人，多才多艺，精擅书法、绘画、诗文、音律，颇有江南名士之风，因知识渊博、语言风趣幽默而深得师生的尊重和称赞，钱穆在读初小一、二年级时的国文便是他教授的，他所编唱的音乐教科书曾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畅销全国二十余年，最有名的是《西湖十景歌》，一度风靡全国，影响甚大。华倩朔对小钱穆十分看重，还在全校表扬过他写的《鹬蚌相争》不仅“妙得题旨”，且“结语尤如老吏断案”，结果使钱穆得以升一级就读，学校还奖给他一部由春冰室主人撰写的《太平天国野史》。少年时代的钱穆酷爱文史，他得到这本书后爱不释手，一口气就通读了全篇。钱穆后来曾说：《太平天国野史》一书是他通篇读完的第一部史书，对自己后来的治史影响甚大。

华倩朔的弟弟华紫翔，族名华龙，时在苏州中学教授英文，一度创办国文讲习班，同时还在果育小学兼教古文。紫翔先生虽教外文，但其国文基础却非常扎实，所授古文一课，上自《尚书》，下迄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但他对每书每人均只选一篇，绝不滥收，并摒弃了旧时古文选学中的门户之见，对学生启迪尤大。钱穆也深受这位老师的影响。华先生在暑假期间，一度回乡开办“暑假讲习班”，钱穆也前往听讲并多受教益。“暑假讲习班”结束后，钱穆因受华师授课之影响，还模仿华师选文之法，拟编撰一部《中国历代古今文钞》，并将书的结构、体例编出篇目寄予华师，敬请华师指教。华紫翔得信后在回信中大加鼓励。而钱穆所编之书也终于在70年后得以出版，华师对他治学方面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对此，钱穆还特说明：“其后所学有进，乃逐渐领悟到当年紫翔师所授，虽若仅选几篇文章而止，而即就其所选，亦可进窥其所学所志之所在矣。”此外，钱穆晚年在研究风俗文化时所持的风俗观，也是得自于华紫翔此时所授曾国藩《原才篇》的“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对此，钱穆又说：“余至晚年始深知人才原于风俗，而风俗可